五峯遺稿

五峯遺稿卷之十九

墓表

鄒輔之妻周氏墓表

余少為諸生時與庠友鄒君輔之交最厚輔之家去邑城數十里月一歸省其親歸則輙復來來則其氣充然若無不足者余嘗私怪輔之能脫然不以家事累其心也聞問之則知其得於妻之內助者居多焉輔之嘗語其妻之賢曰吾妻大家女及笄歸吾恪守婦道自吾之遊學在外吾妻居家孝事舅姑旦起必上堂問安否退與妯娌處怡怡如也其自奉必儉以

約其施惠於人必洽以周使我得專其業而不以私累其志者吾妻之助也吾妻雖婦人雅知所重吾每自外歸必問常所交往者何人既聞獲與君厚喜曰取友得泰某不安矣吾平生有志科目既齟齬窮不無惆惆色吾妻恒以理慰解之曰男兒窮達有時顧可以力求耶輔之之言如此余固已知其賢矣既而輔之竟鬱鬱得心疾孺人獲少迎醫治之罔効則憂愁滲澀毅然以立門戶爲已責崇儉黜靡率其下日治麻枲撫諸子及女以長以教克底成立輔之病既久怗怗臥牀褥孺人親爲澣除不潔時其饑渴而飲

食之如是者三十年未嘗以勞苦自卹治家有古凡家之故産視輔之無慝時不毀一斵晚年貲益饒遂命諸子一新其居以弘世叢新居甫成而孺人疾竟不起臨終泣謂諸子曰吾不及事汝父終其身沒有餘恨若等其善保護之言訖而逝時弘治辛亥六月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孺人姓周氏諱永清世居邑之周涇祖諱尚文考諱廷韞號朝晹俱遯世肥其家妣鄒氏子男三長弁娶錢氏次衮娶華氏次爲娶華氏女二長適王謙先卒次適華乂孫男二曰雷曰霆女二以乂明年癸丑正月十九日葬于泰伯鄉之

寧山先塋并等先期以鄉先生李絅庵狀來乞文表其墓余惟婦人之道平居處閨門相其夫非難而處患難不易其操爲難令孺人事其夫於困厄中苦心焦思歷三十年不少衰卒能幹造有家没齒保其夫之無恙亦難能矣况其曏昔内助之賢又卓卓可稱者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孺人有焉故不辭爲述所聞表之以爲世婦勸抑使其後之子孫有考云

羽化雪巖范君墓表

道侶范君玄機既卒之數月其弟子令道會許真常將以次年三月廿有二日葬于龍山河滸之原先期

以狀來乞文表諸墓道眞常抱沖體和道派中之翹
翹者觀弟子則知其師况余與眞常有方外交言可
斬耶按狀君姓范諱榮字玄機別號雲巖世居錫之
逍遙門外祖原德父文質君生有奇質丰神瑩潔雪
明孫玨溫自幼卽有志老氏之學禮洞虛宮雷岩龔
太沖爲師屛華絕麗凡瞿聃之書莫不精究正統間
邑侯項公舉爲城南祠山行宮住持君率其徒以往
種樹築室爲棲眞之所飛樓翔空壽泉遶庭敬恭巽
巽千靈來居由是玄風寖振遠近向慕脫益簡散以
翹蕤自娛紫簫吹月綠杯揮春不省人間事閒搬鶴

毳衣戴華陽巾登樓觸傲與仙人王子晉神遊碧落之表忽一日午寢委蛻而去實成化辛丑六月望日享年六十有六弟子六人長即眞常次蔣雲溪善徒孫六人同景星等夫尼為老氏之學者以清潔無為為本弗汩其眞弗老其形沖焉默焉而至道以凝若君者容容于于兆鑿弗剝其眞斯人之徒也歟故為表之而系之以辭曰

嗟茲人兮仙遊藏遺劍兮山之丘寂寞兮首齋掩方塵兮涵秋蘭生兮澗兮猿吟兮谷幽將望鶴兮不返悵余懷兮綢繆

竹友處士華公墓表

余邑有老成篤實之士曰華君守誠者事親以孝聞天順間母徐忽遘疾勢危甚君惶遽無措封股作羹以進母飲之尋愈衆咸稱之聲聞都邑時學士淮南高公輩皆有詩賛其事君聞輒曰向吾不幸不得已偶為此要非聖賢中庸之道吾方以為歉諸公顧以為美乎為踽踽不安者累日以是人莫敢後言夫封股事非古然世之小丈夫往往因是以徼名干譽至有希求　旌典者君乃厚自貶損一律之以聖賢之道以彼視此其賢不肖相去何如耶君之先出南齊

孝子實後隨宋南徙居無錫之隆亭再徙堠陽元季有諱公愷號貞閑者又徙延祥鄉之鵝肫蕩口之華自貞閑始貞固生仲詩號樂勤樂勤生思浩號澹然是爲君之考娶於鄒先卒繼娶徐生君君資端重與世無競人有善稱之有過則爲之掩覆不眼即有犯受而弗校恢恢乎樂易長者也感上世以孝起家恒自檢飭雖擁高貲而持家謹謹不以驕侈敗度歲饑嘗輸粟受七品官非其好也偏獨愛竹故以竹友稱尤嘗吟詠築室東皋躬耕避世暇則短衣長帽獨行丘壟閒吟嘯自若或從叔正省翁爲竹林嘉會意

態蕭然城府中終歲無一跡其高致大率類此所著有言志集集古稿藏於家弘治辛亥十月六日不幸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配錢氏子男三長鍾娶胡次鐸娶鄒繼浦次鑑娶錢女一歸故士人鄒翹幼子三曰某某某女一皆某出孫男女七人俱幼將以壬子三月某日祔葬於濬然翁墓側其孤鍾等先期以楊宗虞所為狀來徵文表其墓余固雅重君之行故不辭為述其槩貽之俾勒諸墓道非特詔其子孫來以為世勸云

周孺人墓表

孺人姓趙氏諱恭其先出宋魏王廷美之後靖康間從思陵南渡遂占籍無錫父諱光遜娶高氏生女三孺人其季也孺人少有至性孝友聰明不煩傅教為父母所偏愛及笄擇所宜配得孔美入門執婦道甚恭舅姑皆高年婆娑一堂孺人時其寒饑而衣食之鮮甘畢具怡怡愉愉情若孝女和其儕恤其宗姻歲時以禮將酒食相綴接凡戚疏富貧一無間言孔美家世業醫為醫師之良尤精嬰兒痘疹一言決死生不少爽富家有千金子必延致孔美療之每春月戶外屨恒滿孔美或被酒不時出孺人必強之行曰嬰

兒父母里子若解倒懸柰之何其漏且滯也歸必問疾勢得否得則為喜其能濟人之急如此孔美性好客每與客飲穤人數出異味餉客雖一蔬一菜必極其精潔客亦熟其故不詢所自鄉人至今以為美談晚年以亂嗣不繁撫子若孫尤極其慈安安自卓然底於成立卒於成化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享春秋七十有三子男二長曰愼有行檢克世其家次曰恒女一適庠生吳貴孫男一曰綱孫女一曾孫女二俱幼卜於明年十月初六日葬于龍山新阡愼先期以里儒余方所為狀乞文表墓辭之屢而求之愈懇嗚呼

先王之教必自閨門始其所關繫斯亦重矣自世教衰王化不行士無完德豈直女婦哉今孺人自束髮以至皓首慈惠淑恭於婦道母道罔無違缺里巷之婦有薰其德而爲善者夫化之行在激之有道激則行否則止然則若孺人者雖不需文吾猶將張之況其求之懇也故用表其墓以勵來者

故桂月處士鄭公墓表

皇明有天下一百二十八年於茲天下之民生養休息老子長孫比屋有之至若喬木詩書鬱然故家遺風逈其世傳越自先代至今綿綿數百年子孫遞仍

不替蓋繁著則亦罕焉况良材美質迭生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言善行歷歷可考如此者求之百里之間欲得一二人焉不可得矣間有是者吾獨於鄒處士公叅家世見之鄒之先本宋忠公浩世家常州浩之弟元豐進士洞生子梓婿由常徙居錫之華莊由朴四傳至仁聲號南山以將仕郎補漕試迨宋亡乃棄去元丞相阿塔海辟知本州事不就及卒趙文敏爲題其墓南山生嘉興路儒學教授德俊號梅堂嘗延天台名儒胡世佐主塾既老作壽山於艾墅極宏麗胡公記之宋濂民圖之一時名士

若尤良岳揄又從而歌詠之卷帙尚存教授生師亮
師亮生陞高嘗與倪元鎮陳子章爲文學友惟高生
慶遠慶遠生以安實處士之考也處士生而長身美
鬚風格峻整人望之悚然起敬然能接引後進雖晚
學與之語必援古証今以起其聽亹亹不厭人亦以
是親之承先世遺風早歲即從師遠遊卒以儒名於
鄉性孝友初以安翁欲遷居壽山之西處士先意承
志凡經營搆辦一以身任其勞不敢以懈曰翁年已
老吾得營新居爲翁一日養足矣喜動顏面君子稱
爲處兄弟怡怡愉愉不計利傷義執喪能哀待羣從

子弟有效有勉撫循尤加慈與人交和而能莊不爲戲以狎不肆矜以驕其善行大率類此詩長於近體歌行其佳處自以爲得江山之助嘗西上金陵覽帝都形勝一遊錢塘弔南宋遺跡悲歌激烈所遊益奇其氣益充詩益精清飼麗藻膾炙人口久之究然有得即歸臥草堂杜門不復出邑大夫歲招鄉飲亦不赴空視一世若無足以動其中者家故有老桂數株結廬其旁每月夜天香浮動輒引酒獨酌或與客觴咏其中以自適曰以桂月自號樂天知命既老命家人具棺衾作壽藏於九曲之北營域甫成而公病

矣尚慮後世子孫以奢縱僨家語子弟之賢而長家者常以崇雅黜浮以爲子孫式病亟復以是戒其子言不及他尋卒實其年某月日也享年七十有五配周氏有賢行子男二長即寬娶張氏次實未娶王氏繼錢氏女三長適吳仁次適白忠先卒次適楊繹孫男三曰澈曰律曰某女二曾孫男一女一俱幼寬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初九日將葬處士於九曲之㙞先期以李齊明所爲狀來乞文表其墓𭔃得觀其世家文獻之盛故爲次第書之夫予嘗觀世之名門巨族其上世莫不以儒而興然不數世其子孫驕驕習

爲著經綸乘詩書之澤逮至偕其家聲者比比皆是今鄭氏自忠公以一代儒宗開其源至南山僉憲諸君又汲汲取友於當世君師宿儒以濬其流迨今又有若處士者依依不去其鄉是宜其世澤之長獨盛於當世也噫若處士者亦可謂鄭氏之賢子孫哉表其墓以爲世勸後之過墓門而下馬者尚考於斯文

有恒處士葛君墓表

無錫有奇士曰葛君諱威字靈之別號有恒其先家暨陽有諱從南者任宋爲吏部尚書實以詩禮濬其源至衛國肖岩公以會恩贈國文康公勝仲丞相少師

文定公炳楫纘以德業文章導其流而家譽益振君
之喬梓自清芬公至大父壽徐遯樂錫考春渾母李
氏君性介特讀書明理通體素羸若弗勝衣而其中
確然有執守當其見義而趨雖賁育弗能過家甚單
以清苦自持勤之佐弗應有屋一區僅庇風雨而泰
蕭然已有多田夫以財自豪君曾不畀目睨之嘗讀
宋太史所著王元章小傳慕其高潔曰白牛生殊可
人意時時學其寫梅筆意清勁凡價遺辭綺一於梅
發之若與元章神交數百載前或譏其清儉君笑曰
此道吾是也既而嘆曰吾先世多貴人詎可假貴

我亦自喜耶闢醫之為術可利人與良相等行吾志若其在是乎即去而業醫得近代朱丹溪心法療人若持券責償千不失一尤下喜神仙脩煉之說日昌黎韓子所為李博士銘其後人之遍鑒輿家嘗有怪甚畏壁下或見其狀勢獰惡欲搏人闢呼君名曰萬歲吾能祛若生悲若貧財怖我乎君方手卷一誦弗顧若圖闢知家人餓報曰鬼弄扇君徐曰熱耳又報鬼吹火曰與之筒吹弗為動鬼亦寂滅此奇事鄉人尚能誦之嗚呼自妖誕怪異之說興雖纓冕之家甘心事鬼靡然成風若君者怪臨之尚弗惑況肯事之

乎此真可勵世而矯俗矣晚年得奇疾杜門以葬自
治不踰戶限者幾載病且革語其子吉曰吾性不喜
暗昧即死願向明遂辭我自遂寢實成化戊戌九月
十二日也享春秋五十有八配孫氏子男二長即吉
次發女二長適曾公佐先卒次適劉廷佐孫男二曰
正曰分孫女一適葉氏以乙亥歲三月二十八日卜
葬于璨山之陽遵其志也表而系之以辭曰
行表表兮寡依作玉雪兮氣凌秋倏仁蘇兮濟世寖
坦坦兮何濊濊頒波兮攬素流敷則奇兮將爲九關
芳兮幽谷木矯兮崇丘嗟佳人兮不返悵余懷兮網

繆

處士李君墓表

鄉處士李君四端既卒嗣孫幼弗克葬越明年其伯父舜明甫爲筮宅兆於龍山黃家灣之原既得吉卜則挾其孤來乞文表其墓且曰四端待是瞑目地下惟執事矜而畀之余既哀四端之不幸且重違舜明甫之請遂不辭而諾諸四端諱允姓李氏其先陳留人宋有諱傳者官儀同三司從高宗南渡始家無錫子琳累官敷文閣待制吏部尚書尚書生泉州通判大亨通判生六合縣丞柯四端十世祖也高祖伯器

國初舉孝廉不就曾祖景脩祖桓仲考舜功皆以道
德文學名世母朱氏四端幼穎敏五歲能暗誦孝經
小學稍長逮失怙恃煢煢無依教育於舜明甫好學
攻書不煩訓諭間落筆為詞章解出新意不為雅弱
語舜明甫嘗曰吾弟有子矣久之其學益肆以博詩
五七言近體勁健俊麗有唐人風致尤精古選歌行
間倣王友石作山水小畫亦有逸趣可愛名聲益起
成化中先公貞靖先生嘗與鄉耆俊十人開社賦詩
白首婆娑斯文有光特四端齒尚未及諸公皆折節
行願與之交　更唱迭和人咸

自蔡視世俗屑屑眾不足以動其意獨慕嵇康阮籍為人豪爽不羈喜面折人過故士之樂軟媚而習卑汙者亦不甚親附之四端既自顧不合於世則一混以[illegible]飲大醉頹然自放嘗客揚文峯揚氏館近館峯巒環列如畫四端課諸生畢日與其所過逢登臨觴飲為樂以醉為度醉則仰天嗚嗚或口占賦詩以發胸中之奇然卒以是致疾淹滯竟不起四端家故貧晚稍饒裕痛養不及親時節薦祭輒誦歐陽公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之語悲涕流連不勝風木之感因別號思齋以示意事繼母錢尤恭謹其行大率類此

第以弘治七年十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四而葬則以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也配馮氏子男一曰鳳求聘楊氏女三長適邵采次受倪覲聘一尚幼爲少四端抱超逸之才高蹈物表跡其所爲疑若近夫空疎而自外禮法者及質其平生行事篤倫理崇信義又不失乎彝倫日用之常然則若四端者其莊周列禦所謂近道者非耶惜天不假之以年而竟止於斯可哀也已吾故表而出之使後之過墓門而下馬者於斯有攷焉

誌銘

明故建昌府通判竺君墓誌銘

余友竺君正蒙既卒其孤明進將奉君之柩歸葬先塋期以別傷曹君文瑞所爲狀跣而及門請銘且曰先君辱交先生有年銘先君者莫宜先生余感於其言而受之按狀君諱端正蒙其字也世居四明奉化之狀元鄉祖諱某號獅山處士考諱某號青雲先生皆匿德藏光爲時令人妣袁氏户部照磨袁文質之女以節孝聞事載郡誌君姿豐偉少有至性年十七歲失

怙煢煢與母居即知向學稍長遊邑庠從鄉先輩侍
御陳公受周易沉潛理數之學不事訓詁落筆為文
章辭氣勃勃名聲出同輩遠甚然獨不利場屋再進
再屈年四十始膺貢入太學今少司空陳倉劉公時
為祭酒每試諸生必以君之文為優等且期以遠到
成化庚寅謁選天官授江西建昌通判建昌雖善地
然民賦恒後期不以時輸急之則怨且謗君紀梳宿
逋徵斂有方而賦入遂如期為政歉尚風教有夏氏
子母訟以不孝君諭以天性母子遂慈孝如初尤
勤於民事南城縣白石陂壞弗以時葺至蕪漫不可

治民以病告君曰事寧有急於此者乎即與規畫具築俄雷雨山崩洲壅陂遂以成若有神相之者其善政率類此既滿考將奏績京師忽遘奇疾君即投狀祈觧職將東歸首丘余留之力君不可曰壯而仕老而歸乃分之宜况平生雅嗜山水去吾鄉數里有雪竇泉玉如峯秋來爽氣可挹吾東歸幸不即死當結廬其旁以終餘年安能碌碌死宦途間方將治行而疾勢彌留蓋君素患肺熱服寒劑苦多至是下痢增劇遂不起實成化乙巳八月五日享春秋六十以某年月日卜葬於某山之原配陳氏邑名族側室宋氏

子男二長即明進嫡出以明經克嗣家聲次明遜尚
幼宋所出也君性至孝以早孤事母及夫父獅山公
誠意備至獅山公年既老忽得風疾手足不仁君晨
興必躬為盥櫛保抱扶持若嬰兒然如是者幾三載
平生於書無所不讀下至星命醫卜咸習熟精曉尤
善談謔每對客論古今事若河決下流東注滾滾不
少休為詩得唐人風韻當政暇即焚香孤坐吟咏竟
日有拙吟等稿藏於家君初入選時嘗謁南昌萬尚
書於京邸尚書公邃於星學曰推君五行謂後當仕
郡佐祿食十年過此則非所知至是果驗嗚呼其定

命矣夫定命矣夫銘曰

碩其學豐其姿胡弗永年而止於斯嗚呼天實爲之又將尤誰白石之墟有塘有陂惠政則存民以永思

周母鄧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鄧氏諱貞錫山巨族也世居邑之興道鄉考諱原學妣沈氏皆有善行孺人幼有至性柔懿靜專言動不違矩度既長嫁爲同邑樂靜處士周仲倫之妻不幸姑早亡以不及養痛常在心事後姑張恩意周至平居無疾言遽色閨門之內穆穆和整周氏內外族衆多孺人處之無遠近戚踈一以禮人皆以爲

賢袑樂靜君產不踰中人孺人以勤儉克相於內緣
菅糙聚遂大其家樂靜卒獨總家政孀居益勤於治
生孤燈深屋紡績不懈暇則訓二子讀書脩行克底
成立晚年家駸駸益昌以肥繁孺人之助也弘治五
年三月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子男二長曰璣循
例納粟授章服之榮娶許氏繼娶楊氏次瑾邑大夫
選掌鄉賦娶顧氏繼娶殷氏皆卓卓有賢行於時孫
男三曰昕曰晡曰暄孫女三以六年四月初二日卜
葬於鰲山先塋將葬璣與瑾先期以陳遜庵所爲狀
來乞銘余與瑾有連義不容辭爲之銘曰

有賢鄧母德孔厚兮闔門雍肅作世程兮蘭玉輝映兮孫昌兮豐屋良田世業隆兮從夫九泉目且瞑兮揭銘幽壙永千祀之不刊兮

承事郎素庵楊公墓志銘

吾鄉有篤行君子曰素庵楊公享年九十以弘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正寢卒之日鄉人無遠近疎戚皆遑遑焉哭失所庇賴而其君子亦皆嗟悼出涕曰哲人亡矣自今後有何所取法以為善乎越十二月戊辰其嗣孫乾將奉公柩葬於石埠山之原前期以朱君組所為狀踵門泣曰惟我先大父之喪諸孤

無在者不肖乾實以執事令玄堂將掩而墓石尚虛不肖乾大懼先大父之盛德懿行遂泯而弗傳敢乞一言銘之嗚呼公[illegible]之父行也且有連烏得辭公諱霆字汝威別號霖庵其先出漢太尉震世居弘農後世有隨宋南遷者遂家於錫爲曾大父和卿大父茂林考景森皆隱不仕公資端重淳朴外若不慧而內沉深有器識少孤以幼弱弟居諸兄間已嶄然見頭角及長理家業商一無不能管掌緡賦不揞克廉下而事恒先集名聲益起性孝友瀰二親養世追慕終身事兄能推財尚義有無弗較人咸稱之勤儉善治

生平居布素蕭然見里少年有豪侈不率者擯之如
雠家世務農春月課耕短衣長帽獨行田間與農夫
野老相爾汝意訢訢如也素饒於貲而樂易好施人
有急歸我必推有餘賑之內外族姻仰給於公者甚
衆人人自以爲得所歸里旺孫能弋遇凶年欲鬻其
妻孥公諭止之而厚餽以粟有俞希括者幼而孤無
所于歸公收養教誨之卒至成人其善行大率類此
故人皆稱楊公長者名重一時景泰閒歲飢嘗應
詔輸粟授承事郎非其好也平生不資學問而處事
應物動合禮度雖儒者弗逮七旬誕辰諸子欲張樂

為壽公不可曰吾方念親劬勞忍置酒以為樂耶閒居杜門養恬公庭了無一迹

朝廷崇養老之典歲時粟帛有司每即其家授之晚構別業於惠山西南旁擇吉地以為全歸之所有湖山花竹之勝公白首婆娑燕嬉其中為太平遺老今吏部尚書王公與翰林侍講學士四明楊公守陳皆有文記之配魏氏有賢行丈夫子三謏諲諆皆先公卒女二長適義官張復次適江西按察司經歷張善孫男二長乾承事郎即乞銘者娶蘇州衛指揮戚時正女次棠娶士人鄒永端女孫女二長適吳文先卒

次適義官華泰曽孫男五曰渭曰浚乾出也浚以公治命繼叔祖謨後餘潛沖濤等尚幼銘曰

有古長者敦朴無華揚芬漢史德音孔嘉千載寥寥孰繼其跡有美楊公斯人之正不矯不偏不矜不盈孝敬翼翼鄉之老成豐屋良田克蔭其後積而能施不私其有白首婆娑天錫高年有孫有曽既庶而賢石埠之陽全歸於此後人敬承尚受餘祉

芝亭處士墓誌銘

君姓陳諱益字公益芝亭其號也其先自宋元著姓無錫代有令德休閒五世祖以雍睦之行稱於時

有司嘗表其里曰睦親用式於鄉邦邦人化之今其坊尚存祖德新以人才薦爲程鄉縣稅使克濟其美考大猷號東野秉德植行含而弗施君凡弟五人慶澤攸萃咸秀而良世僎之穎川茍氏爲君其中子也妣周氏君和美自喜善交友不爲矯異之行然質甚高博古精鑒識自漢魏已下器物若圖書卣鼎之屬人所弗能辯者質於君即真僞了了若宿習者凡有所創製其規畫恒出人意表雖宿工老師皆自以爲不可及生而家富貴而能持己以謹一不爲非禮事嘗客遊京師值

天子方憂邊募能出馬佐軍者授以章服比君之妻黨操寺人權氣務薰灼將以是爲君榮君謝不欲或強之君曰布衣吾分耳吾豈緣冰山以冒榮利我卒弗從飄然角巾東還時咸嘉其有尤識克脩先業恒惴惴惟恐失墜睦親坊嘗圮壞君曰事寧有急於此者乎即撤而新之家有洛陽名花大使公嘗與諸先輩賞詠之風流文翰極一時之盛百年以來君保持如昨日花時輒陳詩設宴與客歌飲其下以象先公之存其雅行類如此居閒慕西山陸子泉甘與名士大夫七人作約每旦課僮僕往汲自號風泉之仍割

竹為特與寺僧相約約以取驗如蘇長公故事時君之
季玉溪亦在約中嘗有一甌殘月和教汲七斗清風
向曉分之句人皆傳誦以為士林佳致云晚益曠達
結草堂南園有亭花池竹之勝日徜徉其間追仲尼
秋林公以尚書工部員外郎致政歸君數延致之烹
鮮擊肥日與諸君昆季相序為歡樂清辰良景必擇
勝而遊遊必之山水佳處陶然自適也忽瘍作歲餘
弗瘳竟卒時成化十三年八月廿二日春秋六十有
一配許氏君始無子以長兄季子用祥嗣後有子用
齡君卒時甫六歲女一適楊孟賢好古以詩鳴惜弗

壽先君卒以成化丙子四月某日卜葬于邑城西惠山新原李玉溪以君行應銘法宜有文以掩諸幽竟介其孤用祥以狀來請其君之世交也曷敢以不敏辭爲之銘曰

不資世以爲榮不飾外以爲浮我安我分我心則休襲芳趾華世德作述胡 周而壽弗足以 理則懵懵吾將誰尤銘以揭耀庶永賁乎玆丘

尚樸處士墓誌銘

去古既遠士皆飾外以釣名巧詐紛紜俗日趨而下如風靡川逝茫乎莫之能止吁可嘆也間有能濤虛

名而隆事實敦行誼而篤天常如古之所謂悃愊無
華之士豈不卓卓乎為難得哉此吾於鄉處士邵君
叔莊所以深有取之也歟君失父母祖母龔鞠養底於
成立稍長以母命館甥於毘陵殷仲實氏仲實素以
貲雄而子幼且孱弗事事君入門能服勤代勞相倚
實益大其家久之仲實子駸駸向壯君慨然曰婦翁
門戶不單矣吾尚可舍所自出而久從異姓哉言於
翁求還翁留之不可得曰毋久溷吾甥其治裝以歸
遂返其室君性孝友純篤初居毘陵時聞母喪號慟
幾絕哀慕至終其身伯兄叔端為掾京師久乃得官

閩之長樂縣尉貧無留貲君由為資給不少吝季叔明發世收養其孤恩踰所生長為納室宦達人皆以為難與人交不翕翕熱而誠意獨至宗姻族黨有貧不能自存者必賙其餘賙之雖數不厭然素負直氣侃侃能面折人過失尤嫉脂韋軟媚人弗與共事其為人類如此意君者其可驟以流俗人目之哉君諱莊字叔莊別號尚樸其先汴人宋南渡後占籍無錫之開化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蓄德弗耀卒於弘治辛亥十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四以卒之又明年十月十二日葬于開原鄉之青山里配某氏子

二長曰葵輸渠授承事郎娶陳氏次龍邑庠生秀而能文娶關氏女一適王宗美皆從室黃氏出也孫男二蘂有曰龍先期以其師趙廷臣所為狀來乞銘廷臣余忘年友也義不獲辭為之銘曰

服賈遠爲浮獨幽貞兮世逐逐而隨獨守恒兮孝敬以自持德孔馨兮吁嗟處士作世程兮我銘以貞之貢幽扃兮

周孺人金氏墓誌銘

月窓周公齊賢既喪其內以宅兆未定久弗克葬今年春始得地於上福鄉渭字之原土厚水深而卜亦

胥吉公喜曰是可以藏吾妻矣則聞來謁余銘以旌其幽且言曰吾妻姓金氏其先婺之蘭溪人元有諱履祥號仁山先生者其遠祖也自仁山而下不常厥居至　國初其高祖光遠始由暨陽遷無錫因占籍焉祖伯銘考孟昭皆以醫鳴為時聞人吾妻胚胎前光生有淑質其父絶憐之恒曰吾惟一女不可使離目前必擇壻而館之於家及笄遂歸於吾自吾為甥於金氏也見吾妻入而事其父母承顔順志於溫凊定省之禮不敢有懈焉出而處其内外族姻齊柔氣和於言語飲食之節不敢有先焉其平居自奉無

華衣鮮食惟菲薄自甘至紡績紉縫之事則身親而力任之一不委之他人如此者幾四十年蓋不見其有所異也且性明慧識道理向吾以外氏嗣續有人將返室於宋村新居吾妻悉推所有於其外氏不挾私以傷大義欣欣如也及入門痛吾父不幸蚤世每以不及養爲恨則移所以事其母者事其姑恩禮彌篤及卒哀毀踰制人咸稱焉吾以醫應士大夫之求旦出而暮入吾妻必問君今日所治者何人其所患疾若得無恙否聞其無恙則喜否則慘然弗樂也吾老且病成化間嘗被留 京師十年吾妻恒念我不

冒歲時必遣人問安及遠致衣絮食物以恤吾寒饑甚矣吾妻之賢若是也其治家亦有常法訓子孫以禮課僮僕以勤率諸婦以恭儉蓄孝至於理財殖產無一不得其宜故使吾居外而不以家爲恤者吾妻之助也今其已矣其淑德懿行稔悉託諸文字則無以著其不朽且塞吾之悲此吾所以請銘於予之懇也時余以病未及爲既而其子斅又奉其西賓濮景鐃所爲狀來復請余忍不銘之孺人享年六十有八卒于弘治己酉九月二十二日葬則以歲丙辰正月十一日也子男四長斅娶華氏次斁娶安氏次斅娶

顧氏先卒次牧娶王氏皆克世其家孫男六驊驎駰驥獻騮孫女五三適名族餘在室銘曰

金氏之先來自蘭溪有燁其傳既儒而醫委祉儲祥遂生碩人爲孫孫其孝煦煦其仁乃相其夫乃迪其子既克其家克受多祉渭原之陽永固其藏尚蔭後人百世其昌

何孺人墓誌銘

暨陽故處士何友文妻卒之明年其子禮部進士義以其友琴川鄉進士周某所為狀踵門來乞銘且泣曰吾母姓楊氏錫山處士諱叔琳之女也楊氏代有

顯人成化間有揔憲內臺諱璩者吾母之叔也有典禮南宮諱琛者吾母之從叔也吾母生於名族恭懿靜專及長歸吾先君為何氏冢婦入門事舅姑以孝處族黨以和字卑幼以恩吾祖梅鶴翁每稱於所親曰新婦大家子動止不凡門戶有光矣未幾祖母吳忽患風痺帖帖臥牀褥者三載吾母晨夕扶持爬痒櫛垢操匕筯而飲食之憂勞盡瘁久而不懈迨祖母卒吾祖痛其早世誓弗再娶家政悉俾吾母代總克敬克勤內外斬斬吾祖喜賓客座客恒滿吾母主中饋烹鮮擊肥日以為常食畢間有餘必曰有恐吾祖

之欲有所與也鄉邦有貧不能自養者必勸吾祖賙恤之知吾祖之樂施也吾祖賢其能雖外政亦聞以咨訪景泰間　朝廷舉荒政募民納粟千斛者授以冠服吾祖欲應詔納粟而以布衣終其身意未決吾母力贊成之鄉人至今稱為女丈夫焉成化壬辰吾先君不幸下世吾母惸惸獨居時義與弟禮皆幼吾母晝理家政夜則篝燈勸讀先是吾先君嘗欲令義習禮經以圖進身吾母曰兒外家諸叔父多以禮經發身兒宜習詩以繼外氏之風先君從之歲甲辰義果以詩經登進士其明年奉使滇南省覲師之有

功者事汝使道南遂行囊賓不待一物及門吾母已
抱痼疾見汝泣曰汝使萬里外吾忍死待汝相見、、
入吾棺而歸吾無憾矣追疾革吾母亡呼之、、字命之
曰女義汝幸有成汝遂驗也竭誠以報國家曰汝禮
汝忡惘惘汝守恒業以毋忝汝祖言訖而逝嗚呼以
吾母之德之行宜登上壽、、遽止於斯不得享有祿
養痛可勝言哉謂惟託諸文字以垂不朽庶可以遣
窮天之恨唯吾子其必賜之銘余與何實締姻好則
銘惡得而辭孺人諱貞淑享年五十九子男二長即
義配華氏次禮配蔣氏女二長適錢模次適顧憲孫

男五忠恕義出也恩懇愈禮出也恩爲邑庠生以某
年月日葬于文林之覲基山祔友文墓側禮也遂採
義之言與狀之所述序次而銘之銘曰
孺人之先出自關西有葉有年清白是持亦有顯人
乘時奮起有典秩宗有司邦祀翼翼孺人嬪於名門
遂攝家政克孝克勤良人咲言我得內助翁姑笑言
我得孝婦𡚒社垂祥篤生佳兒翱翔青霄厥閭四馳
祿養方臻溘化何速彼蒼憒憒善不獲福覲基之陽
喬木蒼蒼我銘其幽千祀有七

故處士張公叟法誌銘

邑處士張公既卒以明年某月日將卜葬于萬安鄉張髙莊之原其孤愷先期具公及其先孺人行實來授余曰愷不天甫數歲先妣即棄諸孤葬而未銘蓋有待也今先考又不祿合塟有日願玄堂之石未刻不肖孤大懼先考妣之德辭而弗彰子其為一言誌之惟公姻家子也雅知公為人將何說之辭則為序而銘之按狀公諱瓚字廷美號蓑浩姓張氏世居江陰之潢溪祖子茂考覺耘遷其號也世以貲雄於鄉耘遷長身玉立倜儻有幹畧求樂間嘗掌鄉稅豐出寡入多施德於人人至今稱之生六子公其五也公

幼穎敏眉目秀異卓卓不類常兒特為祖母過所鍾
愛常撫其頂曰兒不凡他日娶婦必擇大家特無錫
鄧文邈以無子方擇婿名門將託世祀得公甚喜遂
詣東牀之選及就甥館而文邈墓木已拱獨遺老母
寡妻在室衰門薄祜見貴人欺家故饒良田疇里豪
乘間多所侵奪公毅然悉理直之刮垢磨光聲生氣
長門戶始有所賴平居恂恂執子婿禮甚恭事二母
如事其親晨昏之禮不敢廢焉祀其亡人如祀其先
烝嘗之禮不敢缺焉及二母卒殮葬皆如儀於是人
咸謂鄧氏真有子矣蓋忘其為婿也公雖樂易長者

而內甚剛直侃侃有分辯不為私曲故鄉人有爭論不公率詣公取決得一語折衷之即帖帖以止尤慎於取與一毫無所苟嘗輦米入城遇兩鬬者誤墜白金道上公適見之為却立守視他人弗覺也鬬已兩人索金弗得大窘汪然出涕公徐語之曰毋恐金尚無恙也指視與之兩人喜出望外願以其半為謝公笑曰吾非市賈惡用此不義之物為哉去弗顧觀者皆嘆服晚年杜門不預外事惟以勤儉力田訓諸子曰汝曹俱有常分慎勿効鄉里小兒以非道取富貴自速禍敗語甚諄切獨奇愷在齠齔間即遣從明師

習舉子業卒底於成性喜飲酒客至輙頹然自適久而得寒濕病醫弗能療病且劇語不及他獨呼愷曰汝幸有成他日能盡忠報國則吾目瞑矣未幾而逝寔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也享春秋六十有九公平生敦大義雖爲後於鄧而常存木本水源之思曰忘本以滅親不仁受人之托而絶其祀不義遂以譜等屬籍故居爲祖宗不絶之祀以愷等占籍無錫奉鄧氏從其立心制行鑿鑿不苟如此孺人諱貞姓鄧氏邑舊族文遊之女也少孤獨與母居讀書有賢行婦儀母道有光宗黨凡處士所以爲子爲婿兩

盡其道者孺人內助之功居多焉以成化元年正月一日卒享春秋四十有二葬于卒之又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子男五長曰譜次曰謨次即愷賢而有文章登成化甲辰進士其道將大顯次詔次說女二長適余冕次孚次適強椅孫男七瑞璵餘未名孫女三

銘曰

嗟嗟處士其德孔碩毓秀澮溪流祉無錫館於衰門如田未菑匏杯刮剔赤手起之堂有寡姑隣有強禦我時其養我折其侮斤斤其行克儉克勤誰其相之有美淑人其淑維何實宜於家德則無忝壽胡弗遐

張高之原閱此雙玉昭潛有辭永示來躅

故楊母沈氏墓誌銘

余姻有淑行之婦曰楊母沈氏者事舅姑以孝居夫喪以哀為人家婦餘三十年小心謹畏每旦必上堂問舅姑安否安則喜否則退有憂色雖祈寒暑雨弗少間翁姑以其志之確也數慰勞之孺人不自滿益虔以恭如是者蓋終其身為居夫喪三年如喪考妣癯然不能勝衣其言必戚其哭必哀其飲食必麤糲其衣服必布素下至牀褥屏帷之類亦必斥去綵色喪既除而哀不少衰如是者亦終其身為夫自世教

兼王化不行閨門之內懿德多矣求如孺人於婦道妻道兩盡無愧者豈易得哉此吾於孺人所以深有取焉孺人姓沈氏諱慈貞錫山世家裔出宋太學博士松年之後曾祖仲衡祖用濟考德潤俱隱德藏光為鄉望人妣趙氏宋宗室女孺人姿巧慧靖恭寡言仁孝其天性也幼為父母所鍾愛及笄歸故承事郎楊君孟起楊固巨族而孟起偉丈夫遇事軒豁有為孺人處內坦坦于于恒以陰道相之而家益以昌平居無疾言遽色尤不喜纂組華麗之習處族人長幼親疎間盡其宜是皆可傳者也成化丁未八月二十

二日不幸遘疾卒享春秋五十有二子男一曰乾娶承事郎盛時正女女一適義官華泰孫男二曰渭曰浚尚幼浚以祖命出繼叔孟賢後孫女二卜于卒之又明年四月初一日合葬於何家灣故承事君之墓其孤乾先期以其塾賓吳鳳翔所爲狀來乞銘孺人余之妻妹也知其行甚詳而乾又以禮請忍不銘諸故撫其行之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博士之裔郎官之妻翼翼其孝肅肅其儀厥孝維何恪守婦道一息不懈自壯至老德則多有壽胡弗遐自古皆然吾又何嗟何家之原有圍其宅鑱石埋辭

永世無斁

故鈍軒先生余公墓誌銘

弘治三年十二月一日鈍軒先生卒年六十八歛之廿又六日其孤方將卜葬於龍山先塋先期以所為狀偕其婣潘君繼芳踵門來乞銘且泣曰先君生而齟齬窮不能振起於時死必待執事一言為重執事幸哀而畀之即先君瞑目泉下不恨矣余曰先生行應銘法子又以禮葬銘惡乎辭按狀先生諱魯字師曾其先晉陵人上世有諱愷者始徙錫之青城鄉代有令人五世祖鎮卿通尚書春秋二經仕元為烏程

敎諭曾大父彥衡以文學知名預修永樂　大典書成將授官不幸卒大父同文博極群書爲後學領袖其所造就尤多考民望年甫二十七而夭先生生三歲失怙七歲歸奪母志惸然無依賴祖母魏鞠養底於成立既長痛自刻磨委己於學書史某卜耻一不通日下帷自課戶外無一跡學成開門授徒攻苦食貧於身外事一無所好然獸書手談諸生退講後輒與客焚香坐爽矮屋疎簾一枰相對竟日忘倦簞瓢屢空晏如也世[illegible]獨以鈍自處故晩號鈍軒以寓意然性介潔不能浮沈於世以是交游亦

不甚廣既得痰疾不復出竟以是卒娶丁氏無出男一曰方卽已銘者先生鎮舲子也年少工文辭有諸父風女一側出適陳本暢孫男女各一尚幼銘曰余爲巨族世以儒鳴歎開其源曰惟鎮卿烈烈彥衞詞林巨擘內閣脩文聲光赫奕邊及鉞軒克繼克承遊遊相傳牀頭一經世以巧取我以拙守人謂先生大冀玄酒德則孔碩壽胡弗延銘以昭之以永其傳

故醫學訓科脩庵施公墓誌銘

脩庵公卒之明日其既走哭又數日余宦轍將西其孤序等奉臻明李君所爲狀踵門請曰先君與子夙

有姻好今葬有日顧塋石尚未有銘敢以為行李累
其泣曰余頃南還公觴之於小軒中席尚未寒而公
遽不祿余尚忍銘公哉辭不獲按狀公諱齊字濟民
姓施氏其先汴人宋有為翰林醫官諱其者從思陵
南渡家於蘇迨元南雄路醫學教授諱義號正齋者
始遷于錫實公之曾祖祖仲模無錫州醫學學錄考
中立　國朝太醫院醫士公生而穎悟年少時已能
誦內經諸書稍長從俞一甑未靜邃游遂旁通書史
醫士公在金陵公偕母王往問諸留醫士公曰兒不
允當邁迹我家不可使久從京師少年游其亟返爾

厭於是公即歸從兄澤民益講明於醫經脈竅竅遂
節刃解用以試人輒效心恢恢焉恒存利物因以擴
庵自號亞純初本縣謀辟訓科諸長老相與言施其
世醫子不宜舉耶合詞起公公嚴重有幹局雖僅試
小官以廉慎獲知上人巡撫尚書周公都御史崔公
每獎諭之故雖職於醫而邑有大役必命公監擧曰
得施醫賢於群從事嘗領千夫助浚丹陽運河奔鋪
之功不勞而辦邑城南陽春橋壞有司損千金重造
命公主出納毫絲不以自累尋又督四邑秋稅輸京
時北虜陸梁都人恟恟車次通州挽卒欲散去公諭

之曰若軍所輸者國稅一舉足即爲寇賊資奈何輕動於是衆志稍定卒竣事而還事父母最孝入官時醫士公已捐館獨奉母居恒曰吾不幸失怙不得祿養如朦之不窺日賴有母可少慰乎奉養彌篤及終執喪哀毁涖祭誠潔質與文稱事二兄友愛尤篤同堂自少至老怡怡無間言弟善幼出繼人後晨夕過公必留止不忍其舍去撫諸孤姪有恩一味之甘必共故邑稱禮讓之族必曰施氏云公性剛方惡齷齪自用然賙人之急嘗在京見宗人死而無歸爲具棺殮歛之妻弟爲贅攸所厝則助其作室其爲義多類

此監察御史倪君嘉之題其堂曰寶義翰林學士蕭
田林公為之記人稱為寶義翁晚年解篆家居勑諸
子日烹鮮擊肥為供具客至則觴飲竟日醉後輙歌
唐人近體數章以自怡與吳太僕求貞許沂州公大
葦數人為優老會花時月夕杖屨往來其武不東阡
則西陌人視之若神僊然公清明康裕方圖永年一
夕忽奄逝實成化癸巳正月五日享春秋七十有三
配江氏元常州總管大海之裔處士永常之子生丈
夫子五長序次廣次度充賦國學生次康嗣公為訓
科次庸俱翹然出人右女二長適王彥祺先卒次適

歿汝璘葰居丕二志孫男五女十二人以是年其月日卜葬于開原鄉大池塢先塋之側嗚呼世云醫三世弗斬其後必大施氏自南渡以來數世以醫鳴至橘庵公濟之以儒而其宗益充以大信矣哉銘曰

厥宗之來自汴鄉纓冕奕葉源孔長世有積德傳肯囊濟以儒醫蚤書香翼翼橘庵淑且良嬌嬌梧桐產崇岡寸延禪世敦五常天錫亂嗣孫琳琅華顛謝紛志猶徉嘉賓盈門酒盈觴池有躍鱗園有芳蔦市道遁樂時康倏焉天游湫其藏千祀煒煒昭耿光

崇義處士李君墓誌銘

崇義處士卒之又明年其子九皋奉鄉先生工部員外郎陳公所爲狀謁余銘其墓嗚呼余與君世同里閈而余生最後余爲兒時之所締知且姻家也銘何辭君諱某字季富其先出自開封有諱曄者仕宋爲中奉大夫生子傳歷任館閣靖康間扈蹕南遷至毘陵卒葬定安東鄉因家焉子琳仕至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隴西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金魚袋卒由琳而下至九世祖仲玉爲廉訪使始徙無錫新橋門居焉家世貴顯曾祖達卿祖國珍考惟德隱德弗耀妣謝氏君生而不凡甫齠齔而考不祿

鞠於母謝保抱携持慱焉忘艱底於成立比稍有知
即思奮樹曰吾蚤失怙如朦之不窺日吾尙母恩其
猶天乎於是竭力以共子職時奉甘旨問衣燠寒久
而弗替洎沒喪葬如禮事兄治本翁尤恭謹怡怡愉
愉塤篪相應人皆稱其孝友襟度尤洒落處艱若夷
其於得喪不甚戚戚恒嘆曰人生良幾何至懷千古
憂吾知順義以達命而已遑恤夫他我故以崇義自
號每花晨月夕偕同居之良歌遊里中甚適歸視其
齋之僅存則惕然而嬉其於世利澹如也當正統間
天下殷富人思爲樂而吾里尤盛上元張燈歌笑之

聲窮日夜君與治本翁恒爲之倡吹竹彈絲以歌舞之
太平至今傳以爲盛事尤善閱人嘗遇異人授麻衣
相法言人禍福率多驗天順己卯余爲諸生嘗謁君
相君撫之曰子骨臞而清法當貴又眉間有偉氣今
秋其登第乎已而果然然靳而不輕閱人故名亦不
甚顯年未及衰其子九皋即起承之克自樹立家日
饒裕以是君益消散其武不東阡則西陌若天相之
然一日無病而卒實成化丁酉七月一日也享年若
干君性雅不喜浮屠法且死猶以爲戒配高氏子男
一即九皋娶吳氏孫男一曰思誠聘陳氏孫女一嗚

呼吾見世之勞生以殖貨者日掾奇贏坐市中以競錙銖至陸行羊腸水行瞿塘灩澦死而不之止曰吾慮夫後之人單羸也迨死骨未寒而平生之儲已為不肖子蕩廢澌盡若君者義以達命休休焉以居而其後亦未嘗不裕以是吾益知人之貴富賤貧真有造物者司之不可以幸而致彼倀倀者徒自苦也然則君之賢於人遠矣我是宜銘銘曰

舉世業業勞其生朝遊咸秦暮燕京吁嗟崇義何坦平我贏弗虛心即寧蕭風棲霞樂幽貞坦焉而嬉歌太平繼以賢胤家孔亨詩禮奕葉承冠纓芙蓉城中

花寅寘神之遊兮慘余情窆石[illegible]鐫余銘千祀燁燁傳芳聲

宜興蔣母墓誌銘

余聞宜興多魁梧之士惟故蔣君克敬爲首稱焉厥配徐孺人尤賢明爲女流中翹楚無子以夫弟鏞子漢爲嗣愛養篤於己生孺人下世鏞卜日啓兄殯之藏以禮祔葬前期以余姪金所著事狀來乞銘其昔官南都克敬嘗奉贄來見因得識其人品之高今其配殉德以歿而鏞不沒嫂氏之賢懇懇以銘爲請亦賢矣哉按狀孺人諱秀貞邑士徐光大女也稚齡

以禮自閑處內闈足不履外庭愼言寡笑端長見謂是女不凡宜擇良與歸之時蔣君克敬髫年秀穎異常兒厥考文琪又善藻鑑人物謂徐儒族家法素嚴女必漸染閫訓胥非他女可儷遂委禽焉及笄來嬪于蔣蔣故大家食指僅千數孺人綜內政相夫樹家一錢尺帛不入私室事舅姑以孝處娣姒以睦御媵婢以惠有過溫言戒諭弗加詬杖晚年舅喪明便身之衣適口之味躬具以奉日命臧獲左右扶掖故舅樂得其孝雖瞽忘其瞽也既而克敬以貲雄有幹局舉為萬石長孺人勸曰吾雖婦人竊聞違天則取禍

刑已則病人罕能用此為戒吾之頌也人謂克敬久典鄉賦上不獲譴於官下不斂怨於民孺人勸相之功居多焉居無何舅夫相繼淪謝孺人以重哀致疾臨絕以瀚漢為言寔某年某月某日葬用歿之後其年某月日享春秋六十有五其生則某年月日子女某余觀古之賢女貞德表表者先儒多為立傳流譽千載今孺人賢德如此余雖傳而播美于世亦宜葬而銘諸尚何不可哉銘曰

彼其者媛作君子逑賢明貞淑伊誰可儔惟命于天子多不育為後以姪宗祊是續茲焉云歿有耿其光

埋玉何在藉嶺之陽松檜桓桓鬱有佳氣靈秀攸鍾
在此後裔

明故奉直大夫東平州知州致仕劉公壙誌

鄉先生劉公卒之明年其子賢泣以告曰賢之先人
實有道德文藝以光於邦家以裕我後之人而位不
稱德不獲躋上壽以沒名不在太史氏不肖無能顯
揚乎先德迺惟是懼謹以狀其行實惟子嘗及先人
之門銘先人者必子之宜余捧狀以泣曰嗚呼惟小
子不敏先生實教惠我以底於成而今已矣尚忍銘
先生哉然事先生父能詳其事銘奚辭先生姓劉氏

諱弘字邈遠其先汴人五世祖華老僑徐州龍遊居無錫龍山因家焉高祖彥卿曾祖仲達祖思忠皆隱仁秉義父志和益懋以勵成化間以先生貴封長垣知縣母汪氏贈孺人先生少英氣自高慕古人奇節併行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性尤至孝母嘗病目失明心怦怦焉父益躁怒醫不即奏功先生大戚無可以致其誠則號泣焚香籲天每旦親以舌舐其目時進甘旨操匕筯而飲食之或舁於背嬉遊庭戶間以務悅其心久之母目忽復明衆咸謂誠敬所感時則有孝感之徵云已具今方伯咸公所著別傳讀

譽譁然自為諸生時已赫赫有文名正統九年領應天府鄉薦然平生不喜科舉文字獨喜漢司馬氏班固揚雄及唐宋以下韓柳歐蘇諸家文悉取而熟誦之汪洋演迤操觚為文立數百言皆有蒼深玄遠若探海賈之囊奇珍錯落觀者不覺目駭而心悼試禮部不遇或謂凡舉進士業宜用時文體奈何効古先生拂然曰文不師古顧効俗儒小子語也志益勵然試愈不偶視同輩之綺童繪句者已朱其輪而已尚困諸生中乃嘆曰余不負科第而科第負余遂盡棄其業請試吏有司擢知長垣長垣古蒲邑新圯於河

上湞六濕民不寧厥居先生至率民築長堤捍水完
公私廬舍數百區中郡若朝鎭賦之在民者什八九
民得去卑濕復徭賦皆歌謳道上化憂爲恬易危以
安則興學勸農既而教民禮讓不三載治行卓然爲
畿内最嘉木瑞麥賁生隴畝政滿蒲人壯者呼老人
帝相率止其行不得則詣
闕上章請留執政以滿入宜先生欲還政於蒲或以
先生才能而器宏又斂其惠於一方非政之宜遂弗
果進順天府推官仍以治蒲勞効賜勅褒奬先生益
感勵順天居輦轂下豪惡無賴恃寵而寇相緣爲奸

利急則行錢賂闕鼓得脫先生至一繩以法無所貸時府尹嚴峻以吏材稱空視一府嘗以疑獄付先生理先生一問知其冤盡釋去乃嘆曰今之子容也禮部尚書姚文敏公元所推許嘗以韓稚圭蘇子瞻推官朋封事禁捌之弊出知東平齊俗捍強賦不以時輸其尤無良者恆持官府短長以撼長吏先生諭以義皆屛息聽命曰是嘗治京兆有聲者何可犯威行仁惠小大帖服先生吏治明日所受書檄立裁決庭無留事獄户可羅雀然貲嚴重不喜寄權貴人每歲部使者行縣相約不得過東平曰毋撓劉君政其

爲上下所敬憚如此髮衣種種數移疾上章請老不許成化乙未隨例覲京師懇請許之既得謝扁舟東歸蹤跡林壑以放志於丹石以佑疾娛詩書以教子天故不愁以成化十三年某月日考終於家享年六十其明年十二月初九日葬城西歷山之原配盧氏封孺人子男四長即賢爲邑庠生娶趙氏次靜先卒次恩聘華氏次惠尚幼女三長適盛克臣次適余兼仲孚次社本所著有長垣誌家範節要蘇詩律解湖海備急花封手集農事機要俱行於世云

處士錢君續誌

錢孟淳卒之若干年是為弘治某歲其孤松又卒門
單無人初孟淳年三十無子嘗以兄孟濬子元感為
後而夭後十五年孟淳得羸疾且死泣謂孟濬曰兄
時昔字我教我其恩如天今不幸病且死而後嗣不
立忍使他日為餒鬼也兄仁者後必有子其以後我
尋卒孟濬為治喪合族謀曰喪不可無子而嗣不可
以缺也以孟濬之子松後至是又卒孟濬慟曰吾為
孟淳圖後亦至矣一男死復立一男今又死柰何則
又會族長老謀定其所宜立者僉曰而忘孟淳臨終
之言耶今而子生而髮已燥矣後孟淳者必而子無

疑孟潛曰諾遂以某爲孟淳嗣寔弘治之某年也嗚呼當孟淳之臨終望嗣也焉知孟潛之必有子而孟潛之立松也亦焉知其不克令終而爲孟淳後者卒孟潛子嗚呼其天定矣夫其天定矣夫余嘗評臨安縣人其子孫固自不凡今觀孟淳兄弟死生相周之義其果賢於人人遠矣孟淳諱淳號朴菴其平生行實及卒葬歲月已載諸表誌茲不錄而所錄者特其繼續一事云

東郊處士陳君墓碣銘

無錫有篤行君子曰陳君文用卒之明年其嗣孤禾

將葬君於錫山南靖翁墓側既卜吉君之弟今致仕福建左布政使朝用據君事行爲狀問季偘其文其墓上之石且曰否則無以貲諸幽辭不獲則敬受而爲之序曰君諱賢字文用號東郯其先出有虞之閼公世爲名族曾祖某祖某某皆以行誼高里中考諱累宮南靖知縣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員外郎妣張氏封太宜人君幼資醇謹不喜爲嬉戲無益事及長即有志脩身保家勸之仕弗應南靖翁雅愛之初南靖爲貴州新添衛知事間關涉萬里外而祿入又薄君恒隨侍以業商供養凡甘旨藥石之需胥白君出南

靖與太宜人皆樂安之殆忘其在新添也未幾苗賊覆圍以叛率·夫羊圍城君胃矢石親豆行間自効或謂君書生宜稍自愛君泣曰吾親在圍城中敢惜死耶弗爲正久之食盡君以貨幣陷賊易米以供朝夕得不至困乏及賊退南靖喜謂人曰微吾兒吾爲南荒餓鬼矣城圍既解而南靖亦以任滿當遷然尚以事未即行君乘間進曰大人久蹈不測之淵何尚稽留弗去也則先奉太宜人避地湖南俟南靖至俱返卒脫親於難人皆以爲孝君平居如不能言及遇事帖帖善處孝敬孚於親義讓行於兄弟恩愛及於宗

族姻黨尤善與人交詞平氣和藹如也天順初隨兩
請辦事還始爲久安計築草堂東郊以躬畊自娛非
吉凶慶弔事跡不一至城府時朝用爲考功郎中有
重名家門貴盛君處之自如未嘗憑藉聲勢以自矜
眩人以是益高其行成化間嘗視弟京師遭
天子方脩馬政君應詔市馬輸邊得拜章服之榮事
訖即浩然東歸閉門益不出年六十有八不幸以疾
卒寔弘治甲寅二月十八日也葬以弘治乙卯十二
月二十四日君凡再娶元配唐氏繼室吳氏子男二
長禾娶戚氏次稷娶馮氏女二適單仲厚許奎孫男

某銘曰

猗歟其愫君行恪而醇貞不涸俗孝不違親其孝維何承承弗替親在南𦮑閒關隨侍其貞維何不矜不盈閉門養恬東郊是營書稱吉人詩咏良士以古視今繄公其是錫山之陽有囿其藏銘以昭之千祀有光

尚古處士潘君墓碣銘

景泰甲戌十月望日吾錫尚古處士潘君卒以是年臘月九日葬龍山先塋之次矣距今成化庚寅越十有七年厥嗣繼芳始謀伐石肅碣于墓奉其舅氏范止庵緝熙所為狀介予友郁景章來金陵徵予銘潘

滎陽世家自宋徽猷閣待制性欽曰汴𨓍蹕而南以
夫人袁氏乃太傅默之女家無錫遂占籍焉六傳至
元無錫州醫學教授仁仲是為君之曾祖祖克誠號
澗石太醫院醫士考韞輝號松立克世其業以傷寒
科鳴于時妣俞氏戶部尚書溥之女君諱贄字時覲
自幼聰慧秀朗為松立翁所鍾愛遣從里儒余樂真
日章遊不煩程督而學日就緒既長尋誦益力日章
器之妻以息女既而曰醫吾家世業吾可違乎於是
悉取素難靈樞等書讀之參會於劉張李朱之說時
丹溪之外孫虞傳時俊歷用思遊學於吳吳君與張用

謙濟尹平吳仲高丁廷瑞從游講授深得丹溪正傳心法集成摘玄方論二十卷行於時遂大暢厥旨其視人疾取證形色定其死生先喻曰明微之十不失一名聲隱隱出行輩右提學侍御亦豐彭公昂按臨至錫得危疾君爲起之因試其術之精令默誦傷寒拍掌賦至終不遺公深敬禮欲薦入太醫院固辭不就其存心制行動以古人自期乃扁其所居之齋曰尚古毘陵胡忠安公源潔爲記之人咸稱爲尚古先生嘗夜思寢大災有婦倉卒以一笥授君手中而去擬歸啟之皆金珠首飾遲明往候婦果號泣於道君驗

之得實尚隣顏氏物也悉還之鄉民詹亮被誣盜繋獄君為辨於官得釋因請納一女為婢君為謝遣乎生志在惠濟求醫者不問貴富賤貧冒風雨寒暑而未嘗責報資婚聘葬恒汲汲也早喪父奉母至孝母嘗疽發於乳瘍醫云當吮以拔毒君即請以自吮膿竭疾遂愈後母以天年終哀毀踰禮凡遇親之諱辰必變服茹素朔望及出入必廟見春秋祭祀必號泣事兄時敢克盡天顯君風格清遠動循矩度恂恂如處子喜怒不外見不議人之過惡故章逢之士多樂與游每與同庚數輩為真率會勝日則崇肴載酒

于五湖九峯間搜奇弔古以爲樂所居有容膝軒中
皃琴書名畫外列竹梧奇石其高曾以來所交皆元
季名士若楊鐵厓張貞居柯丹立倪雲林輩皆嘗燕
集其間倡酬詞翰往復簡劄燦然具存君日處其中
冠衣端坐手一編不釋間發於詩詩成則擊節歌鳴
寫客至輒焚香瀹茗意度翛然也善楷書嘗錄先世
碑銘及名卿韻士贈遺詩文爲世美集十卷重脩家
譜著醫學淵源末及脫稿得疾疾革惓惓囑妻以保
孤戒勿屠緇黃以飾喪遂卒其生永樂己丑八月十
三日享年四十有六其配先余後沈皆有淑德子男

一緒即繼芳有學行范出娶吳繼姚女三皆余出彭雲冲周永年陳尚文其婿也孫男三曰箴曰簡曰符皆姚出嗚呼士之有志用世者苟務濟物非必都高位食重祿能假一術之仁濟人於夭死獨不可行其志乎若處士者非其人歟使永夫壽而被其濟者夫豈不博哉卒止於斯悲夫銘曰

有隆其先兮克奮起而斯續其志也仁兮行疇云其不穀所施其未溥兮不遐以趣有祥其罔兮安乎吉卜千秋萬歲兮歸斯斧屋嗣人有承兮尚其瞑目

靖江金庚德政碑銘

民可以恩懷而不可以威懾懷之以恩則感感則上
之情親而其知報禮也重此召公所以見愛於南
國朱邑所以見思於桐鄉也苟恩不足而威有餘則
民將疾之如讎視之去來若逆旅過客漠然無所動
於其中此民心好惡之至公亘萬古而不可磨滅者
吁可畏也余友金君洪明之鄞縣人才英而氣充挾
所有而待用著有年矣今
天子即位之明年以名進士來知吾常之靖江縣事
靖江本屬暨陽屹然居大江之中
憲宗朝始割而爲縣四面江流際天賦薄而地磽兪

謂不足以辱君理君笑曰是豈不足爲政耶至則曰俗爲治禁僧道巫覡不得以異言異術惑其民使民曉然知教之所在然後興學育才修廢舉墜甃隆自趣先是民田之圮於江水者官猶徵其租民嗷嗷無訴則去而爲盜賊戶口日耗君下車盡釋其田之圮於水者六千餘畝而括濱江新淤之田當其租入曰江河之去此消則彼長吾從而更其賦不亦均乎人咸服其有識邑舊無城濠池成化之末江潮入其郛壞官民廬舍幾盡亡滌下濕殆不可居君至是悉毀僧道寺觀之無額者撤其材爲公署一十二所

高明壯麗制度一新又代石爲渠及課民築堤瀦渠
以走潦水以蠲濁汙民得去卑即高其志因大先精
吏治强明果决事無巨細一閱無留情宿師老奸不
得刺手初民居島嶼中不知醫藥有病惟尚祠禱多
槓死君宿以貨居蓄藥遇病者輒施之又博求良方
傳之民閒使皆知衛生之要全活者甚衆西北邊饑
詔符下郡將徵常平穀之積年在民者爲備荒計且
下巡撫使者督察曰穀不時入者有厚罰時農事方
殷民食且不足所在縲繫君嘆曰剥飢民以規免罪
非仁也力爲於當道得不徵而是靖江之民獨免暴

敕之慶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魯倪公寶巡撫江
南舉君才堪治劇轉蘇之吳江縣去簡就煩以示勸
也
命既下庶民之壯者呼老人啼遮道留君不得則相
聚謀爲不朽計聞推邑民陶純華來徵余文將立石
記君遺愛余嘉君之能恩其民而喜邑民之能感其
上也故樂爲書此以塞其請而申之以辭辭曰
鄉官出宰上應列星有社有民厥繫匪輕赫赫金侯
邦之美器來官於縣牛刀小試把望四境江流湯湯
桑田成海民粗易償我復其征我除其額築堤濬渠

民以休息俗吏擾擾以刻為能剝飢錐髓征歛無經君獨于于曰民何罪仁言一發四鄰則愧易嚬為笑沃枯以膏

天子有詔曰旌其勞　詔音伊何納君於劇不遇盤根利器胡識輅車在門民號以呼老稚紛紛填道溢郛懇石鐫詞以示無極匪侯之私亦以勸德